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宮事
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魏紀三 起著雍浹離盡上
章開茂元三年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太和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
孟達申儀又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
執之歸于洛陽 初征西將軍夏彥淵之子懋尚太
祖女清河公主文帝少與之親善及即位以為安西
將軍都督關中鎮長安使承淵處諸葛亮將入寇與

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弃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爲疑兵據箕谷帝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鄧亮身率大軍攻

祁山戎陳敷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旣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丁未帝行如長安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

與張郃戰于街亭 謾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
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
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謾下獄殺之
亮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城謂亮
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討
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
者用濼明也是以揚千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
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謾之未敗也裨將
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謾謾不能用及敗衆盡星散惟
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

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旣誅馬
謾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
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亮上
疏請自貶三等漢主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
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歛衆固守故不大傷雲
亦坐貶爲鎮軍將軍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
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
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
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
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或勸亮

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徵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爲倉曹掾使典軍事曹真討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 夏

四月丁酉帝還洛陽

帝以燕國徐邈爲涼州刺史

邈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與羗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 五月大旱 吳王使鄱陽

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方所聞知者令譎挑揚州牧曹休魴曰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

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

前將軍蒲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絀地也若入無疆口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于石亭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遜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畧盡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

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吳人望見逵軍驚走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以免 九月乙酉立皇子穆爲繁陽王 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休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護烏桓校尉田豫擊鮮卑鬱築鞬鬱築鞬妻父軻比能救之以三萬騎圍豫於馬城上公太守闔志柔之

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往解諭之乃解圍去 冬十一月蘭陵成侯王朗卒 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疆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以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

通鑑卷七十一
四百九
務於東兵瀆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
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
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
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
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不
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
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
烏巢危於邴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
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
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

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
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
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
芝丁立白壽劉卻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
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
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
三分之一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
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
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
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

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瀆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兵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壘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于方城使擊亮

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

通鑑卷七十一
已走矣郤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昭爵關內侯 初公孫康卒子晃

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淵既長脅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帝不從拜淵楊烈將軍遼東太守 吳王以揚州牧呂範爲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年

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吳王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王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爲丞相 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王歸功於周瑜緩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

尊父堅爲武烈皇帝兄策爲長沙桓王立子登爲皇太子封長沙桓王子紹爲吳侯以諸葛恪爲太子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都尉而謝景范慎羊衝等皆爲賓客於是東宮號爲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日日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衝私駁綜曰元遜才而䟽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陋衛卒以此言爲恪等所惡其後四人皆敗如衛所言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爲交

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讜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離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

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畧
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
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
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
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
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
爲界張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
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昭每朝見辭氣壯
厲義形於色曾已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
漢德美而羣臣莫能屈吳主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

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
避席謝吳主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
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
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
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
所不能也吳主辭謝焉 元城哀王禮卒 六月癸
卯繁陽王穆卒 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
夫人吳氏曰高皇后 秋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
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
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

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
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
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
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
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
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
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妾建非正之號
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
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九月吳主遷
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留太子登及尚書九官

於武昌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
三郡事董督軍國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
謝景稱之於遜遜呵之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
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
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求見
啓誨騭於是條于時事業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
能以報之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使百
言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
堂而天下治也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
器崇替之所由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
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
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
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
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
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
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
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黜
陟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
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謬之

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省書爲之流涕 冬十月
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
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
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爲九篇後稍增
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
增損錯糅無常後人各爲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
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 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
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詔但用鄭氏章句尚
書衛覬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
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

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帝從之又詔司空
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灋制新律十八篇州
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於
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十一月洛陽
廟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于鄴十二月雍丘王植
徙封東阿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
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

四年春吳主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
求夷洲亶洲欲俘其民以益衆陸遜全琮皆諫以爲
桓王創基兵不一旅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不當遠

涉不毛萬里襲人風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
欲益更損欲利反害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
無之不足虧衆吳主不聽尚書琅邪諸葛誕中書

郎南陽鄧颺等相與結爲黨友更相題表以散騎常
侍夏侯玄等四人爲四聰誕輩八人爲八達玄尚之
子也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
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勢位容之爲三
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
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
敗俗傷化也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戮黃初

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人何患其不已知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

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善其言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於是免誕颺等官夏四月定陵成侯鍾繇卒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卞氏殂秋七月葬武宣皇后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

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
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
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
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
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 八月辛巳帝行東
巡乙未如許昌 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于成固赤
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為
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
斷絕太尉華歆上疏曰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
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

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
則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
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
以為不一採取無由自敵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
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少府
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
猶尚憂懼况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
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閔山險已積
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達
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

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畧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進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

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肅朗之子也九月詔曹真等班師冬十月乙卯帝還洛陽時左僕射徐宣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帝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陽陵吳主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蒲籠表召兗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其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更到合肥城不克而還漢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

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青州人隱蕃逃
奔入吳上書於吳主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
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
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
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
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吳主即召入蕃進謝答
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侍中右領軍胡綜侍坐吳主
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
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且主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
未可以治民且試都輦小職吳主以蕃盛語刑獄用
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
才普尤與之親善常然歎其屈於是蕃門車馬雲集
賓客盈堂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銜及
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潘濬子翥亦與蕃周
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
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
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徃
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之頃之蕃謀作
亂於吳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郝普普惶懼
自殺朱據禁止歷時乃解 武陵五谿蠻夷叛吳吳

主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刺史呂岱還屯長沙漚口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南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
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百戶賜紫金魚袋官同馬光奉勅編集

魏紀四起重光大淵獻盡閔
逢攝提格凡四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太和五年春二月吳主假太常潘濬節使與呂岱督諸軍五萬人討五溪蠻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武陵太守衛旌奏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吳主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旌表以示濬而召旌還免官衛溫諸葛直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

宜洲絕遠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數千人還溫直坐無功誅 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於是大司馬曹真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 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卒自十月不雨至于是月 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郤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費曜等邀亮亮破之

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疾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

萬曆十四年

夏大寅

通鑑卷七十一
四百四
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
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
右鄰而卒 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 黃初以
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至於親姻皆不敢相
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
遠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干家邦伏惟陛
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
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
得展於私室親姻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爲恕已
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

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
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
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制未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
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
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
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
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
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
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

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
綬駙馬奉車趣行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
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
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
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
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
無所與陳精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
而歎息也臣伏以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
葵藿之傾葉大陽雖不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

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
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
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欲陛
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宜緝熙章明之德也詔報曰蓋
教化所由各有隆敝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
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䟽畧本無
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
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䟽曰昔漢文發代
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
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

姬文二號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
之固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
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
知之者不得爲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
叔向贊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
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
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
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執之所去雖親
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
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
也欲國之安析家之貴存其其矣歿同其禍者公族
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
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
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
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
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
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但以優文荅報而已八月詔
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
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
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

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
如先帝令 漢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
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督軍成
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
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已不
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
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
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
豐爲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勦力
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謂至心感動

終始可保何圖中垂乎若都護思乃具一意君與公琰
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計思斯戒明吾用
心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
有鱗甲卿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但不當犯之
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
起者衛尉南陽陳震也 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
布詐降以誘揚州刺史王陵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
之布遣人告凌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凌騰布
書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蒲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
爲凌詐書報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

通鑑卷七十一
四百九下
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
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
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
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
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凌允之兄子也先是凌
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
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勲方岳及
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闕可令還朝
問以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氣康彊帝慰勞
遣還 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戊午博

平敬侯華歆卒 丁卯吳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
六年春正月吳主少子建昌侯慮卒太子登自武昌
入省吳主因自陳又離定省子道有關又陳陸遜忠
勤無所顧憂乃留建業 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以
郡爲國 帝愛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謚平原懿公主
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
黃爲列侯爲之置後襲爵帝欲自臨送葬又欲幸許
司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朞月而以
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
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

割無益有損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二宮上下皆悉居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以便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何爲舉宮暴露野次公私煩費不可計量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使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不聽三月癸

酉行東巡 吳主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從公孫淵求馬初虞翻性踈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主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吳主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之遼東翻聞之以爲五谿宜討遼東絕遠聽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旣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報爲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 夏四月壬寅帝如許昌 五月皇子殷卒 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爲司徒 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

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爲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孝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豫以吳使周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道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咸船之處遂輒以兵屯據成山賀等還至

成山遇風豫勒兵擊賀等斬之吳王聞之始思虞之言乃召翻於交州會翻已卒以其喪還十一月庚寅陳思王植卒十二月帝還許昌宮侍中劉曄爲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

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

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 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慤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 曄嘗譖尚書令陳矯專權矯懼以告其子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意果解尚書郎樂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挾撻羣臣細過以求媚於上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見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陳理志意懇惻

臣竊愍然爲朝廷惜之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今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厚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今有䟽者毀人而陛下

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䟽者不敢毀譽以至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將遂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賢則不可爲大臣爲大臣則不可不用也書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有罪無問大小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知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

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各陳所有則羣臣之行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

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斯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

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出入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近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是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將何樂焉怨幾子也帝嘗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帝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遜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

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倚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旣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畧無限必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帝如摩陂觀龍改元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

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爲之大赦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爲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劔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官則拜孤出官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孰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

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夏五月戊寅北海王粲卒 閏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月洛陽宮鞠室災 鮮卑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與深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陞北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已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軻比能遣

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與泄歸泥部落皆叛出塞與軻比能合寇邊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軻比能乃走幕北泄歸泥將其部衆來降步度根尋爲軻比能所殺 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却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爲恨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資誕膺期運破操烏林

通鑑卷七十二
單
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
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
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
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
者不懷細而害大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
征必致闕闕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
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
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
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
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

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徃必禽
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墉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
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
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
一也加又洪流滉漾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
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執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責
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
水蒸其下善生液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此患
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
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

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閒隙應機而至夫所以爲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閒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

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了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任計

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吳主乃止
吳主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不起吳主因出過其門
呼昭昭辭疾篤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昭亦不出吳
主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載以
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初張彌許晏等
至襄平公孫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
張羣杜德黃彊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玄菟在遼
東北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旦等皆舍於民家
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旦旦與羣等議曰吾人遠辱國
命自棄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

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耻然後伏死足以
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羣等然之於是陰
相結約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爲郡中張
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羣德彊皆踰城得走
時羣病疽瘡著鄰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
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
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
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
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彊使前德獨留守
羣採菜果食之旦彊別數日得達句麗因宣吳主詔

於句麗王位宮及其主簿給言有賜爲遼東所劫奪位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吳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鷓雞皮十具旦等見吳主悲喜不能自勝吳主壯之皆拜校尉是歲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兵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蜀庾降都督張翼用法嚴峻南夷豪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巴西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胄斬之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二年春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三月庚寅山陽公卒帝素服發喪

巳酉大赦 夏四月大疫 崇華殿災 諸葛亮至

郤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月吳主入居巢

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執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召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

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䟽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遯走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洛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援救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乃使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敕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

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秋七月帝御龍舟東征蒲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又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遜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邏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閣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

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
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
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
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趣船魏人不敢
逼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
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以爲司馬
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
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壽春
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八月壬申葬漢孝獻皇帝
于禪陵 辛巳帝還許昌 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

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
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
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
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
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
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
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
能久乎亮病篤漢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
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

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月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歛軍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

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旣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

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埽除強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祕不發喪令禕徃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當自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

違命也禕出門犇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攬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犇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北行赴難行數

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比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謚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於漢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執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舉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

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社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習鑿金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

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蜀人所在求爲諸葛亮立廟漢主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上言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斷其私祀漢主從之漢主以左將軍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尋

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漢主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吳王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執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嘉其抗盡禮之亞於鄧芝 吳諸葛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

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爲官出之二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爲丹陽地執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業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逢蠱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吳主乃拜恪

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使行其策 冬十一月洛陽地震 吳潘濬討武陵蠻數年斬獲數萬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十一月濬還武昌



